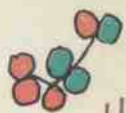


唐明华

杳杳神京路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杳杳神京路

• 唐明华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0

查 杏 神 京 路

唐明华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肥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233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329—0448—2

I·391 定价4.70元

生活的馈赠（序）

冯德英

看到文坛上不断有新人崭露头角，总是一件令人感到高兴的事情。与其说这是狭义而具体的事实，倒莫如说是广义而深刻的象征：只要那一株又一株的文学新苗不断拱破泥土，绽放嫩芽，文学的百花园便会永远呈现一派盎然生机。

据我的大体了解，明华之于文学创作完全是半路出家。他在厂子里当过工人，在公司里干过统计。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戴上领章帽徽，在部队里一干就是整整九个年头。转业后的第二年，他迎来人生道路上一次重要转折。1981年，他调入《淄博日报》社，一本正经的文字生涯由此而始。1985年，他又真血来潮，改行去了电视台，搞开了电视剧。从此以后，才逐渐潜心于文学创作。“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看到明华的作品结集出版，其勤奋和执着的精神是不难想象的。正如书名所提示的那样，一部《杳杳神京路》，便是作者于创作过程中全部痛苦与欢欣的实录，是他在文学之路上艰难跋涉的写照。总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他能有如此建树，实在可喜可贺。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是生活的馈赠。如果说改革是当今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那么，报告文学集《杳杳神京路》便是镌刻时代魂魄，讴歌时代精神的立传之作。作者以生动细腻

的笔触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勾勒出奋斗在改革第一线的企业家们坚毅的身姿，向读者们展示了一组矢志不渝的改革者的群像——坚韧不拔的吴宗义、锐意进取的高乃祥、历经磨难尚琨，还有那些奋力开拓、勇往直前的老经理、新厂长……他们既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又是挺立于改革潮头的弄潮儿。他们身上，既有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又有新的时代气质和开拓精神。从他们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可以亲切地触摸到时代跃动的脉搏，清晰地看到改革前进的足迹。

深刻地表现当今改革开放中的社会生活，揭示由改革所引起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心理的诸方面的变化，强化全社会对于改革的热情和信念，无疑是每一个文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严肃而紧迫的历史使命。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业，我们时代文学的基调也就必然是一种撼人心魄的阳刚之美。那些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即使不是对严肃使命的一种有意亵渎，至少也是一种无意的曲解。事实上，作者在用作品表现社会的同时，社会也用同一的作品表现了作者自己。不难看出，明华同志的创作态度是真诚的。不知道明华同志创作上是否出于完全的自觉，从他作品的特色来看，他写改革，不是仅仅着眼于写事件，而是着眼于写人物。无论是命运中的升沉荣辱，还是事业上的大开大阖，也无论是生活中的悲欢际遇，还是爱情上的缠绵婉约，作者的着力点始终在于深入挖掘主人公真实、丰富的感情世界。因此，他笔下所刻划的这些人物大都让人觉得真实、生动、亲切。而由他的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严肃认真的创作初衷，的确难能可贵。

值得一提的还有明华创作上的语言特色。很显然，文学语言是一个作家形成文学风格的重要因素。明华的文学语言准

确、流畅而又优美。写景状物、道人言情，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不乏幽默和含蓄。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看来，他在语言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当然，也无需讳言，明华的创作刚刚起步，加上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的作品内容尚嫌单薄，作品结构手法亦未臻稔熟，艺术表现手法也欠多样化，这些，都需要明华同志在认真探讨创作得失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改进。对于明华同志今后的创作，我有理由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新苗已经破土，只要根深苗旺，只要自强不息，将来是会长成棵大树的。他毕竟还年轻。年轻就是希望，就是潜力。

我希望明华同志继续努力，不断进取。同时，也期待着今后能看到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1990年5月于泉城

目 录

生活的馈赠(序).....	冯德英
CO号咏叹调.....	(1)
杳杳神京路.....	(30)
机遇与选择.....	(52)
饮水谣	
——淄博市博山区吃水问题调查散记.....	(74)
笑比哭好	
——青年厂长许博明的故事.....	(104)
经理日记.....	(123)
飞天	
——白文奇速写.....	(160)
厂长今天出院.....	(172)
OK,窗口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山东淄博支公司创 业纪实.....	(179)
采访在唐山.....	(186)
王方冬的成功之道.....	(202)
突围	
——淄博市张店区道庄村改革纪实.....	(214)

行旅图

——蒋元明素描……………(222)

大风起处云飞扬

——青年农民企业家张建忠的故事……………(231)

一个写杂文的钳工

——李百臻小记……………(241)

春光奏鸣曲(电视报告文学)……………(248)

团证在闪光(电视报告文学)……………(255)

黑纱(小说)……………(266)

后记……………(290)

Co 号咏叹调

题 记

Co是门得列耶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上第27号元素——钴的化学元素符号。钴是一种具有银灰色光泽的重有色金属。冶炼钴的人们赋予它耐高温、高强度、高硬度的优良特性，它也赋予炼钴人百折不挠的创造个性。

序 曲

门得列耶夫趴在写字台上睡着了。

在失望的泥淖中挣扎了整整三个昼夜以后，精疲力竭的科学家终于顺着鼾声的滑梯，坠入深沉的梦乡。突然，散落在臂弯周围那些零乱的纸片熙攘起来。转瞬之间，64张方形卡片已排成井然有序的队伍。科学家蓦然惊醒！

公元1897年。

具有历史意义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在门得列耶夫的微笑中诞生了。

喔，化学。不羁的精灵！纵横历史，穿越时空，给人类感情带来多少波澜起伏的跌宕。

同样是一张纸张凌乱的写字台。

淄博颜料厂生产厂长晁宗义怔怔地坐在桌前，棱角分明的脸上积淀着层层淤滞的烦恼。今天是9月14号。也就是说，从他匆匆走进这间办公室到现在，不多不少，已经整整六个月了。春去夏来，岁月蹉跎。他，就一直这么孤独地在困惑的沙漠中跋涉。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一坐到写字台前，便会产生如此奇怪的感觉——一张张挤满数字的统计表突然痉挛地损动起来， Fe_2O_3 （铁红）、 H_2SO_4 （硫酸）、 NH_3 （合成氨）旋转着、啸叫着、结构出一个恐怖的“百慕大三角”——亏损已过百万了呀！可折磨企业神经的负值仍象一把不肯停歇的锉刀，在他眼前来回扯动，一天天，一下下！这对于一个有着二十多年经历的“老工业”，意味着怎样的痛苦呵！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公元1976年，岂止一个晁宗义，岂止一个颜料厂，整个中国都在不安中躁动。

于是，门得列耶夫当年钟情的化学原素，在晁宗义的案头凝成时代的痛点。

（一）红色的悲哀

晁宗义惊诧地瞪大眼睛，忧郁的瞳仁里映着一团搐动的红色。

一串串剧烈的呛咳从铁红车间主任史汝亭发炎的肺管没完没了地冒出来。红褐色的工作服痉挛地摇颤，红褐色的两手扎擎着，好象在复述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铁红车间工人李明章四仰八叉躺在那儿，很有点席地幕天的旷远味道。

史汝亭拧着眉头走过来。

两张通红的“关公脸”一照面，一束引爆的导火索便猝地点燃了。

“起来！”史汝亭的声音火刺刺的。

李明章的眼珠只嘲弄地乜斜了一下。

“起来！聋了咋的？”

“你凭啥光盯着我？”

“谁不干活我就盯着谁！”

“好哇，你他妈的看我好欺负咋的？！”李明章“嗷”地一声窜起来，劈头抄起一柄铁锹。

好家伙！

要不是其他人手忙脚乱拥上去，史主任紫涨的脑门上恐怕得平添一片血染的风采。

“我这个主任……没法干了……”为这，史汝亭隔三叉五地找厂长诉苦，那密匝匝的皱纹里成天弥漫着一片红色的悲哀。

唉，也真是没法干了！

别的不说，单是病假条，见月都是一大摞。史汝亭手里捏着纸片，心里直犯嘀咕：哪来的这么些病哟！体壮如牛的小伙子喝酒喝得死去活来，打牌打得通宵达旦，闹乏了，病假条往你脸前一递，捏着脑门子哼哼叽叽：“头疼……咋儿……失眠了……”最可气的，是那几位“五、二九”积极分子。心安理得休完五个月又二十九天，到第三十天上，大模大样地来上班了。史汝亭的眼珠子简直都要气蓝了。细心的车间副书记于方坤曾作过一次累计，一年的病假加起来，几乎等于车间两个月全部停产！你想，主任当到这份上，史汝亭心里能不窝憋吗！

倘若缺乏相似的经历，人们恐怕很难想象史汝亭对红土怀

有一种怎样特殊的感情。

似乎是命里姻缘，史汝亭这辈子注定要用红色来丰富这个世界。几十个春夏秋冬，他用自己的心血一点点染出红土，红土则以固有的热烈把他的躯干、气管、甚至肺叶一点点地浸透了。

这是一种交流，也是一种融合。

你很难说得清，他和红土，究竟哪个更红一些。

当然，记忆的锦缎上也有斑点，可它毕竟遮不住整体的辉煌呀！

博山区山头村出土碑文载：明朝嘉靖年间，有一矾厂献银两修建庙宇。据此可以肯定，公元1522年至1573年间已有矾厂烧制黑矾、红土。

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至今的明朝万历年间资料证实：粉刷宫墙所用红土，来自山东的颜山地区，即今日的博山。

世代相沿的凿凿口碑则进一步校正，最初的红土生产早于文字记载数百年。那凝重、典雅的深赫色在不同朝代的庙宇、宫殿上留下大气磅礴的标记。世人瞩目的天安门、紫禁城墙，就是昔日的光荣流传至今的广告。

也正是由于这光荣的悠久，直到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三年，博山秋谷一带的街道上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奇景：一辆辆吱吱扭扭的小驴车过来了。车是红的。驴是红的。人，也是红的。

哦，红土苍老了，但又始终没有长大。

还是矿石堆成的炼炉，还是砂锅组成的容器，刺激性极强的黄色烟雾还是从早到晚蒸腾肆虐。天地之间一片混沌，混沌一片。

耐人寻味的是，颜料厂的铁红居然依仗优异的性能进入国际市场，每年多多少少都给国家赚来一点外汇。1966年广州进

出口商品检验所召开的氧化铁红质量评比会上，用该厂铁红制成的防锈漆在紫外线盐水喷雾箱试验中，耐腐蚀能力高达六百多小时，雄踞国内各厂家之首。

多么不可思议啊！

历史在骄傲与酸涩的经纬中穿行。铁红，就这么联接起遥远而切近的两极。

……

呛咳终于缓解了，史汝亭喘吁吁地抬起头来：“吴厂长……你看怎……么办吧……”

吴宗义默然良久。

不知为什么，他忽然觉得，史汝亭那满身满脸的红色竟红得那么刺眼，红得令人心悸！

(二)历史的涩果

化肥车间工人王乐东歪着身子，沉沉地酣卧在管道旁。如果不是嘴角螃蟹般地吐着白沫，值班员还真以为他睡得很甜蜜呢！

易燃、易爆、易中毒。化肥生产的特点够令人毛骨悚然了吧？！可是人们从耽溺于懈怠的那一刻起，也同时成为义无反顾的“勇士”。尤其到了晚上，一个班组竟然英雄所见略同：先是甩一阵“老K”，然后放倒便睡。不幸的是，频发事故不时给勇士们的幸福涂上一笔忧郁的暗影。

为这该死的事故，第一任化肥车间主任吴宗义当初不知瞪了多少回眼睛。吵完了，却又是别一种滋味在心头。

世界上最可叹的，其实莫过于自贻伊戚。

1974年12月，山东省第一百一十一个小化肥——三千吨合

成氮装置在颜料厂建成投产。既然同属“五小企业”，它便势所必然地具有“五小企业”的一切先天缺陷：能耗高、成本高、效益低。结构本身决定了性能：每生产一吨化肥，同时生产上百元的亏损。当年的希望之树最终结出现实的涩果——几年来，工人没有一分钱奖金，没增加一间宿舍。偌大个厂子，连个能挡风遮雨的饭堂也盖不起。一日三餐，工人们仍端着碗蹲在工棚外的坡地上。

物质的亏损最终导致了精神的亏损。

有什么能比精神亏损更可怕呢？！

整顿。

首先抓劳动纪律。

麻烦紧跟着来了。化肥车间工人王福昆同机修班长刘同玉把官司打进吴宗义的办公室。吴宗义一拍桌子：“好你个王福昆，违犯纪律还有理啊！”王福昆突然发疯般扑上来，一把揪住吴宗义的衣领，用力之大，生生崩脱三只钮扣。

“松手！”吴宗义怒目圆睁，额头上倏地凸起两条紫色的蚯蚓

王福昆牛一样“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眼睛瞪着眼睛。

王福昆的手开始微微颤抖。

“松手！”吴宗义一捋袖子，声如狮吼：“想挨揍吗？你这样的，我让你三个！”

手，终于松开了。

就在这一瞬间，吴宗义猝然感到自己的心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攥得好紧，好痛！

深沉的慢板

(一)

从山谷间蜿蜒而来的孝妇河水在颜料厂的身边发出一串悲愤的呻吟，然后带着满身红色的污秽仓惶逃逝。臧宗义站在颜料厂身边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然后长久地留了下来。

他与化学结缘，完全是人生的阴差阳错。

博山，人杰地灵。“居人相袭善于陶”。历史条件的诸元素使博山成为陶瓷、玻璃艺术的摇篮。登上林木蓊郁的小顶山极目远眺，山城象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起伏的山峦中，迤逦的孝妇河水恍若一条美丽的玉带，从川谷间飘然而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任何一颗耽于幻想的童心都自然渴望艺术的再现。

1947年，十一岁的臧宗义成了当地玻璃作坊的一名徒工。工作间隙，臧宗义常常捧着汗淋淋的脸蛋儿，盯着刚刚从炉火中飞出来的晶莹剔透的花、鸟、鱼、虫出神。时间久了，小脑瓜里突然冒出严肃的诘问：这么干太慢也太累，能不能想个别的法子呢？

于是，小金鱼悲哀地摆尾，小黄雀忧郁地啼啭——小主人走了！把业余时间全部交给了市直机关文化业校。地球绕太阳转了不到五圈，他已领到初中、高中两张毕业证书。

1961年，二十五岁的臧宗义带着大炼钢铁的余温回到美硫时，已经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了。

那是多么难忘的一段时光。

他八方奔走，网罗人才，成立了博山玻璃行业有史以来第

一个科研所；传统的生产工艺开始在科学的基础上呈现现代工艺流程的雏形。希望，如同璀璨的玻璃从通红的炉火中迸出，在臧宗义感情的天幕上撒落闪烁的繁星。

一夜之间，繁星殒坠，化作殷红的血雨。

……滴血的红袖章在他眼前晃动。锈迹斑驳的日本指挥刀背在他身上抽出道道血痕。恍惚中，有人拽起他的两条腿。耳畔旋即涨满头骨与水泥台阶的撞击声——

咚！咚！咚！

沉重而空洞的音响犹如一只盘旋的巨鸟抖开黑色的羽翼。月亮消失了。星星消失了。世界也消失了。

公元1966年一个寒冷的冬夜，“走资派”臧宗义孤零零地僵卧在博山沙沟桥边，头枕着共和国染血的土地，耳边响着沙沟河悲愤的呜咽。

愚昧把伽里略送上烈火的祭坛。

极左把臧宗义投进阴森的高墙。

时隔一年，革命形势据说一片大好的美硫厂竟然连饭都吃不上了。囊中羞涩的造反派终于又想起了“走资派”臧宗义。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勒令：尽快开发适销对路产品。通过市场调查，臧宗义获悉，国内药用玻璃短缺。以制造针剂的安瓿为例，当时全国人均年占有量还不到一支。奇货可居呀！造反派们高兴得直龇牙花子。于是，臧宗义乖乖拎起铺盖卷儿，从牛棚又被押进工棚。事情的结尾显然比开局更具讽刺意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玻璃拉管机完成设计制造并一次投产成功。“走资派”臧宗义在美硫二十多年的产品开发史上开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先例。造反派们得意忘形而又恼羞成怒了。几个月后，臧宗义竟以“破坏生产罪”锒铛入狱！

夜深沉。

他久久伫立在铁窗前。

天理昭昭！

天理何在？

悲愤的灵魂在思想的牢墙里辗转呼号。冥冥中，他突然看到一缕闪烁的微光。呵，琉璃！这不屈的精灵，召唤他走出心狱的天使！他的心战栗了——

“早晚有一天，我会让全部设想在美硫厂变为现实！”

重压，使生命悄悄蓄集着更加强大的张力！

(二)

解脱有时竟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痛苦。

1972年，他仍在车间劳改。了解他的区工业局长罗兴奎把他借到局里帮忙。不久，又调他去颜料厂参加化肥会战。当一纸调令催他上路时，昷宗义的心中突然变得空落落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又刚刚开始。是啊，熟稔了二十五年的“琉璃经”已化为旧的座标，而他的人生之船将要驶入另一个陌生的海域了。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脱胎还是客串？解脱抑或失落？人说四十不惑，可已近不惑之年的他恰恰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困惑。

唉，生活哟生活！

不久，会战指挥部决定由他带领七十多名青工去外地培训。什么？昷宗义带队？岂有此理！出发前的准备会上，有人公开发难。昷宗义刚讲了几句，一个小青年便“霍”地蹦起来：“你领着我们？你算老几？！”

全场顿时亢奋起来。

昷宗义愤怒地蹙紧眉头。他清楚地听到了人们的讥诮和嘻